



## 傳統習俗扒天機 後輩樂傳承

### 記者隨筆

「今世有幸試過」，元朗廈村鄉田心村村民盧景禧在完成「扒天機」儀式後說出這句心底話。筆者聽後十分感動，因為扒天機這新界傳統習俗已邁向沒落階段，像景禧這樣不足40歲參與的年輕村民更不多，他的拍檔盧士廉同樣未到不惑之年，兩人誠摯齊心進行儀式，讓人感到那些古老遙遠的習俗仍有保留下去的希望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

盧景禧小心翼翼地拿穩天機船，讓村民將元寶放入。  
記者 鄭玉君攝



扒天機前，兩人拜圍門土地神。



水頭村今年扒天機，天機船用手推車載着。  
鄧英華提供圖片

香港於2014年出現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內裏有480個項目，其中扒天機（亦稱扒天姬）也有列入，屬「社會實踐、儀式、節慶活動」類別。資料顯示，新界只有兩條鄉村包括田心村及沙田大圍村仍進行扒天機。扒天機是指村民於每年農曆正月十九日（古時以此日是天機日，是壞日子），以紙船向村裏每家每戶收集元寶香燭等象徵污染的物品，以潔淨社區，物品最後會火化。

### 捧天機船收集元寶香燭

不過，這份清單並不完全，據一些歷史及民間風俗研究者的資料，新界仍有扒天機習俗的村落有十多條，當然數目上已大為減少。錦田水頭村是其中一條仍有扒天機的村落。水頭村民鄧英華以往曾接受筆者訪問，他一向關心村落傳統文化，據他而言，水頭村扒天機歷史最少有百幾年，在農曆正月十九日上午進行。60多歲的他仍記得，小時候見到家家戶戶在門前當天插上柳葉、掛上長長大蒜，放一份元寶，有些村民還會放龍眼乾、荔枝乾、餅乾，甚至利是等。

四人組成的扒天機小隊，即扒船（天機乃船名，叫「天機船」）小隊，有人打鑼，有人抬着或推着天機船，逐家逐戶收集元寶及其他物品，最後在橋下坑邊化掉。天機船實為紙紮龍船，由錦田洪聖宮廟祝製作。這習俗在過往幾年疫情肆虐期間都沒有停止，鄧英華指數十年來最大變化是村民參與減少，只有十幾戶村民在門前放元寶。田心村也一樣，在今年正月十九日，觀摩盧景禧及盧士廉扒天機期間，大約有十來戶村民將元寶香燭放入天機船。

### 靠上網查資料「造船」

在儀式上，田心村跟水頭村相若，都是一邊打鑼，一邊拿着天機船在村裏走，收集村民的元寶香燭等象徵污染的物品。不過，他們的天機船比較簡陋，是一個紅紙箱，上有紙紅旗。這隻天機船是他們自己做出來的。原來兩人不知扒天機是什麼一回事，當農曆年前個多月知道由他們負責，即時從網上查資料，但細節並不多，家人也不清楚，唯有向一些村民了解情況。



田心村村民盧景禧（左）及盧士廉臨美化天機船，在紙箱邊緣繡上方形紙紅旗作帆。

筆者之前也看過一次田心村扒天機，對天機船模樣有個梗概。當兩人拿着紙船從圍門走出來時，筆者不禁衝着他們說：「這隻船不似船，只是個紅紙箱，兩邊又無寫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這些字！」他們即時靈機一觸，在紙箱邊緣繡上方形紙紅旗，便是帆了，字則一揮而就。

兩人一個在外邊住，一個回村住不是太長時間，為免走漏地方或走冤枉路，有一名年長村民在旁協助，沿住圍內、圍外走，紙船最後拿到橋頭土地公前連同寶燭化掉，扒天機儀式進行約一小時。其間，兩人都表現認真，落力打鑼，收集元寶香燭時很有禮貌，事後都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難得的事。

### 參與村內事務增歸屬感

位於洪水橋的田心村有近400年歷史，目前為陳、盧兩姓人居住，原居民有194戶。村中神廳有「社牌輪值芳名」表，寫上村民名字，這表作用是當村中有活動時，村民要輪流當值，負責箇中事務，這樣可令人手充足，也令村中各人都有參與機會，增加歸屬感。

景禧說，今次原本輪到弟弟子鍵當值，但因人在澳洲，由他頂上，怎料讓他有一個開心及難忘的體驗，「有老一輩村民跟我說，『你回村住應要認識村的習俗，村的活動是怎樣的』，我這麼大了，其實都沒有真正的參與傳統活動，這次感覺自己真是參與村中事務，不知何時才會再輪到我，今世有幸試過呀！」他願望下一次有機會參與土地誕的接神儀式。

士廉覺得扒天機儀式很特別，他也是第一次正式參與村的事務，「知道由我跟另一個人負責扒天機時，好慚愧，是第一次聽到這習俗名稱，對它一無所知，在準備過程中，愈問愈多東西，有好多細節並不清楚，例如拜神，因村很大，有很多地點原來都未去過。」他希望村中所有傳統儀式都有紀錄，如筆錄、短片、照片等，讓村民了解，也讓外人知道這種文化，最重要的是讓參與者知道怎樣進行。



兩人在年長村民協助下，在村界範圍扒天機，需時約一個鐘，後方為屯馬線鐵路天橋。

### 元朗洪水橋田心村位置示意圖



### 新·專欄

## 《白沙村志》記載元朗南軼聞

### 鄉俗紀聞



贊臣別墅是為紀念易贊臣而興建。

發掘漸遭遺忘的新界歷史掌故，不出二途，一是臨場，跑村做訪問；其次是翻看地方文獻，如族譜、縣志、私人抄本等等，而記一村之事的村志更是上佳之選，只是新界的七百多條鄉村，志書寥寥，其數目遠遠不及一些離誕及鄉委會就職典禮的特刊，近十八鄉白沙村編印了一部四萬多字的《白沙村志》，也許能為這個悶局開了一扇天窗，筆者有幸先睹為快，果然就找到了不少失落的地方軼聞。

### 只剩七姓人士聚居

村志是地方志的一種，對保留鄉村的歷史淵源，填補官方文獻的空白，起着重要的作用，好像白沙這條四百多年的雜姓圍村，他們最初原有十一個姓氏聚居，只是因無後或他遷，如今只剩下易、劉、楊、周、譚、陶、李等七姓人士，若非志中有記，外人實不易得知。

這七姓之中，譚和易是較獨特的姓氏。白沙是十八鄉唯一住有譚姓的村落，而大樹下天后廟英勇祠所奉的四位譚姓先人，便出自白沙，當中的「譚廷茂」，更是他們的長房祖。他是距今約二百多年的人物，故坊間或有言神龕上的英勇全為1899年的抗英者，那顯然有誤！

### 「贊臣別墅」成打卡點

易姓在全新界的鄉村之中也是稀客，只見於打鼓嶺的鳳凰湖村和白沙兩處。易姓先祖在明末南來十八鄉開基，可說是區內歷史最悠久的姓氏之一。他們在近代出了爺孫二人，都是區內響噹噹的人物，一位就是前清貢生易贊臣，他是元朗新墟的創辦人之一，其子為紀念他而興建的「贊臣別墅」，至今仍是不少村遊者的熱門打卡點。至於另一位，就是他的孫子易佐朝（偉三），他是區內聯光公立學校的創校校長，他的名字在上一代的白沙、木橋頭、大棠和水蕉新村等鄉民之中，無人不曉，他數十年的春風化雨，默默耕耘，為香港教育界立下良好的榜樣。

在村志中，還記有一則劉姓鄉民的墓地掌故，見兄弟情深，也見戰亂下平民百姓所受的心靈創傷，實是地方掌故的珍聞。話說劉氏於光緒二



白沙村是十八鄉唯一住有譚姓的村落。

十七年（1901）在大轎涌建了一座墓地「黃狗弒屍」，風水佳，主人是十六世祖劉進傑，碑文下款是由他的侄兒率一眾孫孫聯署。原來那是一個衣冠塚，劉進傑因清廷抽丁打仗，未成婚便家人上戰場，結果一去不返，屍骨無存，為此他的兄弟因懷念手足，便花巨款在深山中造了這穴墓地，好讓族人永世奉祀。

《白沙村志》共有香港沿革簡史、村史概述、政制沿革、七姓村民、地方古蹟、民間組織、生活習俗和文獻記錄等八章，是當了二十八年村長的易漢猷先生花了數年時間編寫得來。元朗南大變身在即，此志無疑在這場天翻地覆的改變前，為鄉民留下了豐富的回憶！

▶ 白沙村位置圖二維碼



### 作者介紹



周樹佳，曾當編劇記者，如今是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、民俗文化課程導師。著有《香港名穴掌故鉤沉》、《李我講古》系列、《香港民間風土記憶》系列、《香港諸神》、《鬼月·鉤沉》等二十餘書。